

# 《天盛长歌》收视率过低引争议,当观剧已进入“倍速”时代—— 电视剧如何才能让观众“慢品”



“电影感”“仪式感”“古风古韵”……这些固然是一部好剧的必要条件,但定义好剧的范畴不止于此,剧本才是一剧根本。图为《天盛长歌》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天盛长歌》开播至今36集,一个话题在网上争论不休:为什么这部由陈坤、倪妮主演,且集结了倪大红、赵立新等实力派演员的古装剧始终火不起来?

不火,并不代表口碑差。相反,该剧在网络上由五万多名观众打出7.7分,暂列今年国产古装剧榜首。微妙的是,各路剧评及弹幕里,“一秒都不舍得快进”与“看不进去”、“良心制作”与“皇帝新衣”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各占半壁。难怪有人总结,该剧是今年最“好看”,但也最不好“看、最不易看的电视剧”。

“好看”的理由颇为集中,在乎服化道、灯光、台词,在乎考究的中国古典美学风格。借助张叔平的造型设计,藉由布光、运镜、电影标准画面幅比,该剧把中国古装服饰、建筑的工艺与审美的精髓和盘托出。“月上柳梢头”的婉约景致,“石榴裙裾蝶蝶飞,见人无语蹙蛾眉”的女子情态,都是将一个架空故事讲得意蕴悠远的加分项。

不好“看”的争议归根结底也指向一处,在乎“慢”,在乎节奏让人歇息而归。尤其是,如今各大视频网站都有“倍速”选项,慢则1.25倍,快则两三倍。一部六七十集的剧集,有人边开三倍速边跳跃式拉片,一个周末就能看出梗概,跟上社交话题。

面对“快进就出戏”的《天盛长歌》,矛盾焦点凸显:“倍速”观剧的时代来临,一部电视剧如何才能真正让观众“慢品”?

## “倍速”与“慢品”博弈,也是趣味与意义在信息时代的短兵相接

《天盛长歌》改编自网络小说《凤权·弈天下》,编剧将原著里的单一女主角改为了剧中的男女双主人公。剧集讲述了天盛王朝六皇子宁弈和前朝皇族遗孤凤知微从相互扶持到相惜相爱、最终共同成长的故事。原著粉丝对于主人公大幅调整当然不满。而原著零基础的电视剧观众也意见相悖:一边是“草蛇灰线,娓娓道来”的力挺派,一边是“不着边际,不知所云”的指摘,双方各执一词。

对此,该剧导演、曾执导了《中国式离婚》《我的前半生》等现实题材剧集的沈严,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态度——归类为“权谋剧”的《天盛长歌》并不追求“金手指开挂”的爽感,而是想往人性可能抵达的深处行进。不求爽感,意味着开局就要布背景、立人物、埋伏笔、埋线索,是对“倍速”观剧模式的极大挑战;往人心深处探秘,更是只可“慢品”、无法快进的一种诉求。仅以太子派五皇子督办修渠的一幕为例,台词不直走线,“审时度势”四字底下暗流涌动;人物反应也不直给,嘴上是一套,脸上是一套。一旦“倍速”观看,潜台词不及细想,人物微妙表情更会稍纵即逝。不出意外,对于一些习惯“快餐剧”减压的观众,这部需要全神贯注、边看边整理思绪的剧集,“消化不良”了。

相似的境遇,《如懿传》也有之。比如陈冲饰演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喝药后,向不知情的侄女青樱交待临终嘱托一

段,皇后神情凝重、语重心长,青樱眼眶含泪。在“倍速”模式下,陈冲与周迅的细腻表演都会被大而化之,而场景所体现的沉重命运就消减了不少。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杨涛教授认为,“倍速”模式与“慢品”之间的博弈,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趣味与意义在信息时代尤其是碎片化信息堆的短兵相接。

同档期古装剧里,《延禧攻略》和《香蜜沉沉烬如霜》都与深刻和意义无关。但前者精准投放了“用户爽感”的需求,后者摸透了女性观众“玻璃渣里找糖粒”的心理。两者既满足了部分的观剧趣味,剧中的大量闲笔又使得一处处“打怪升级”的小高潮和一颗颗“糖粒”清晰可辨。换言之,两剧都适合快进快出的“倍速”模式,因而在眼球争夺战中大获全胜。

## 长剧的长当是“非此不可”的长,而非注水催生的长

《天盛长歌》的踏实制作、精雕细刻无可厚非,该剧想做出正剧范儿的野心也显而易见。但“看不下去”真的只是观众变浅薄了吗?

剧评人李星文有个论点值得一书:“长剧已经遇到对手了。如果不能提供与长度相对应的波澜壮阔和深意入微,而堕入冗长的黑洞,那么真的就‘凉’了。长剧的长应该是‘非此不可’的长,而不是注水催生的长。”以此标准再打量《天盛长歌》不难发现,这部长达70集的剧还是“水”了。

按剧情大纲,六皇子宁弈天赋异秉。他在8岁、18岁时又先后经历亲人遇

害、自身被困等变故,从此韬光养晦,也更懂皇权阴谋。而前朝遗孤凤知微虽打小跟着母亲寄人篱下,但她心底透彻澄明,为人阳光坦荡。男女主角相逢之初,宁弈只把凤知微视作复仇、争权的棋子,尔后才是被干净明朗的女主角渐渐感化后成长为一代明君。

为求一己私欲的复仇皇子、心怀家国天下的有情儿女,哪组人物更打动人,哪段故事更耐看?答案不言自明。但该剧在切割处理上,竟简单选了一分为二:前半部铺垫复仇,后半部才入主线。详略取舍不当,结果观众发现,前35集虽有正剧的壳,却少了“形散神不散”的魂。比如太子与燕王的“出局”过程如出一辙:下毒、邪术、翻旧案、事发、倒牌。同样的阵营设置、雷同的桥段复制,本应弃之有理的段落,却照样慢条斯理地讲,“看不下去”绝非观众之过。

事实上,“太长”几乎成了国产剧的通病。如今,剧集制作成本高昂,为了获利,电视剧像拉面般越抻越长屡见不鲜。仅2018年暑期,《延禧攻略》70集,《如懿传》87集,《香蜜沉沉烬如霜》因编剧声称签署的36集剧本到后期剪辑后成了63集一事登上热搜,《天盛长歌》本身也被曝由原先的50集增加到了70集。本应是戏核突出、节奏流畅的好故事,出于商业收益的原因,无不被“凑集数”拖垮。

整个世界不止在一个维度里加速,这是不争的事实。“倍速”观剧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习惯,要想让人“舍不得快进”,为今之计,大刀阔斧向剧长宣战是有效的解决之道。就像《天盛长歌》这样,精品剧之所以不精,根本原因还是“一长毁所有”。

文汇报辣评

# 好演员应该勇于对某些角色说“不”

邵岭

《如懿传》播到三分之一,随着如懿因为年龄增长经历增加而出现气质上的转变,主演周迅的口碑也在回升。

然而,她在该剧开播时因为“扮嫩”而遭致的种种非议,真的就这样翻篇了吗?

2016年开拍的《如懿传》,起笔于四阿哥弘历选福晋。42岁的周迅没能填补和如懿(当时还叫“青樱”)之间26年的年龄差,引发观众不适以及对于“周迅老了”这件事的群起而感慨之。

周迅上一次在电视剧里以古装亮相,还是拍摄于1999年的《大明宫词》。元宵夜,14岁的小太平揭下薛绍的面具,那一刻定格在太平公主的心里,也定格在观众的心里。

但是很多人恐怕忘了,周迅当时在《大明宫词》里的戏份并不多,太平公主的青年和中年是由陈红扮演的——那一年陈红也不过31岁。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年龄状态更加贴近角色的演员来扮演少女青樱?

类似的例子还有孙俪。当年她出演《甄嬛传》时28岁,驾驭少女甄嬛还算得心应手;到主演《那年花开月正圆》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人生阅历和心态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再从女主人公的少女时代演起,嘟嘴瞪眼卖萌间,观众只看到勉为其难四个字。

并不是观众苛刻,而是年龄对于演员确实是一重考验。年轻时可以凭着派天真浑然天成,正如周迅在《大明宫词》里扮演小太平;及至年龄增长,青涩褪去,再要为少女强扮嫩,观众是会出戏乃至败兴的——这一次,观众在意的其实也不是周迅老了,而是她已经远离了16岁少女的状态,却还在硬扛。

但岁月并不只有剥夺,也有馈赠。有一期《表演者言》里,周迅和蒋雯丽探讨演员、特别是女演员,到底有没有所谓“最美好的阶段”。周迅反对给女演员灌输“20岁到30岁是最美好的十年”这种观念,“因为演员是这样的:随着你阅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那个角色才会有深度”。蒋雯丽说,演员运用的是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除了演绎人物的外形,更重要的是演绎内心。“时间是一把刀,在脸上刻下痕迹;而它在心里刻下的痕迹能够让你对生活有更好的理解。”

所以,好演员意味着选择与自己年龄相当的角色,然后将阅历带来的感悟灌注到角色中,成就角色也成就自己的表演生涯,比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周迅当然懂这个道理,然而在影视剧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制作方需要周迅这样的一线女演员带来流量的保证,而且,必须在第一集就出现。于是她妥协了。

这确实有些让人遗憾。一个完全具备了深刻表演能力的演员,有时因为种种诱惑没能拒绝不适合自己的角色。而一个真正成熟优秀的演员,必须具备这样的理性,勇敢地对某些角色说“不”。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好演员能够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必修课。

## 晚清办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期刊

# 《中国教会新报》(影印本)首发

本报讯(记者李婷)在中国早期报刊史上,《万国公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然而,鲜少有人知道它的前身是1868年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历时数年整理与打磨,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全套原刊出版的《中国教会新报》(影印本)昨天在徐家汇藏书楼首发,为人们揭开了这份晚清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中文期刊的面纱。

《中国教会新报》(后称《教会新报》,以下统称《教会新报》),由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自1868年9月起,每周出版一期,至1874年8月,前后出刊300卷。该刊从第301卷起易名为《万国公报》,此后历经停刊、复刊、周刊改月刊等变化,至1907年终刊,共以此刊名出刊677卷(册)。

“《教会新报》的创办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但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性变革,使刊物的内容逐年发生变化,办报重心由宗教宣传向世俗知识介绍转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指出,实际上,在该刊易名《万国公报》前,就已经成为一份包括宗教、政治、社会和科技内容的综合性期刊。它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和文字载体,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出版史等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比如,该刊传播了内容丰富的西学,客观上推进了西学东渐。据记载,《教会新报》首先刊登的是化学知识文章,从第四期起刊登《择抄格物入门化学》,以后持续40期连载《接抄格物入门化学》。此外,陆续刊登了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医学、农学方面的文章,同时介绍了大量

西方科技发明的成果,如电灯、电报、照相、火车、铁路、自行车、显微镜、印刷机等产品,以及各国的教育、历史、政治、社会现状。在当时,这些新知识很大程度上开拓了中国读者的知识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林乐知在主持《教会新报》出版的同时,还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工作。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翻译西书机构,也是中国近代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根据1909年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统计,该馆先后共译书160种。对于林乐知而言,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工作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他在《教会新报》上对此也有报道。

比如,他在第180期上刊登了署名“翻译馆友”的《上海制造局译书记》,介绍了翻译的图书和口译者,列出了已“刻成之书”《运规约指》《制火药法》等十二种书的价格和售书地址。从第181期起连载了朱逢甲所写的《新译西书提要》,首刊《开煤要法》提要,字数占到五页半,之后各期连续发表了《制火药法》提要等。这些文章宣传了翻译馆的译书成果,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有学者表示,《教会新报》上的“告白”和各类广告也是值得关注的內容,它们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别样的视角。

据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曾于2014年推出全套《万国公报》(全60册),此次又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国教会新报》全套原刊,按照16开精装,分装10册影印出版,使这套中国近代早期的中文期刊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陈俊毅抽象绘画作品在沪亮相

本报讯 陈俊毅抽象绘画近日在沪亮相,引起圈内关注。陈俊毅抽象绘画艺术,奔放与内敛并存。奔放者,如同宇宙爆炸,将中心着笔向着广阔空间,张开茫茫苍穹无边际,给人以乳石穿云雾,惊涛拍岸之感。内敛者,似是一种引力,将大千世界凝聚于画之核心。奔放与内敛都表现出一股力度。

色彩家的天赋在陈俊毅的绘画中得到强烈的表现,赋予画作生命力。斑斓的色彩、厚重的笔触及稳定的线条,使他的绘画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美感。但在整体中又分割出大大小小、各自独立的画面,如一股气如行云流水般贯穿在画作中,具有聚散各致的艺术效果。

生活的磨炼成就了陈俊毅绘画的内涵。画沧桑浑厚、清新潇洒的艺术情调,正是他坚定乐观的人生写照。陈俊毅的音乐修养也在其绘画中得到发挥与施展。他的画笔纵横驰骋,富有音乐的节奏美,常将偶然中悟得的灵感转化成灵动的必然艺术效果。这种偶然及必然的

契机,可从他的放纵不是随心所欲地滑向疯狂的边缘倾向看出,他的画笔用意都是相当谨慎的。(郑重)



陈俊毅作品

一支毛笔,制作工艺有300多年历史;一把绢扇,集十八道工序于一身……

# 每一个老字号都由“匠心”铸造,皆有动人故事

■本报记者 李婷

一支小小的毛笔,制作工艺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绢扇,集十八道工序于一身……正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展出的“品味上海——‘一城·匠心’中华老字号品牌文化展”,向人们呈现了老字号的独到“匠心”。展览以图文、实物、多媒体等多种方式,挖掘上海老字号的经典故事,讲述“上海制造”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浪潮中的摸爬滚打。

## “千万毛中拣一毫”,墨品设计出众多名家之手

每一个老字号都由“匠心”铸造,背后都有故事。以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为例,从清代绵延至今300多年,传承十代。它集各家制笔工艺于一身,又发挥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笔技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毛笔制作技艺”。选毫配料、水盆、装套、修笔、刻字等五大工序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

制笔对选毫要求很严,素有“千万毛中拣一毫”之说。制笔的笔毫常用的有山羊毛、黄鼠狼尾、山兔毛、淮兔毛等。制笔名匠对各种笔的特性和性能了如指掌,往往会根据不同使用需求,将几种不同性能的毛配比,制成毛笔笔毫。

在文房四宝中,墨的使用也很讲究。创设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的曹素功,名列清代“四大名墨”之首,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誉。清同治三年(1864年),墨庄迁址沪上,一直延续至今,传第十五代,享誉国内外。曹素功制墨技艺与上海著名的海派书画家不断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到的技



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



丽云阁团扇。(均展方供图)

艺特色,主要表现为名家设计和名家定制两大特点。曹素功许多墨品的设计出自名家之手,钱慧安、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等众多书画家都曾为曹素功制墨进行绘稿,使其制墨的艺术水准不断提高。

## 一把绢扇的制作工序多达18道,每一道都是精工细作的活

上海豫园的九曲桥畔,丽云阁的招牌高高耸立,它创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至今已有130年历史,是上海最古老的中华老字号扇庄。丽云阁的创立,见证了海派书画的繁荣——清代乾隆年间,建于明代的豫园早已荒废,园主人的子孙亦已衰落,遂由上海各业人士集资购得,历20余年加以修复,归入城隍庙,开辟为西园。同治年间,城北两租界逐渐形成市场,各业商人竞设店铺,逐渐形成了庙市场。随着

经济的发展,上海城内出现了“吾国书画集会”“小蓬莱书画集会”和“飞丹阁”等书画社会组织,成为上海及各地书画家交流书画艺术、创作书画作品和销售作品之地。海上画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吴昌硕、吴秋言、吴庆云、胡公寿、杨伯润、任熊、任薰、任伯年、吴昌硕等经常到此。书画家聚集一起,需要篾纸、笔墨,还要将作品加以裱装,代为销售。上海的扇装裱行业也应运而生,丽云阁就是开设在庙市场内的第一家。

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庙市场内的书画装裱商店有22家之多。丽云阁能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得益于其独到的制扇工艺——在这里,小小一把绢扇制作的工序多达18道,每一道都是精工细作的活,其中最主要工夫在扇骨花型和糊面。绢扇的扇骨一般用毛竹制成,不是随意拿来即可用上。毛竹砍下后按竹节分段,劈成一片片竹片待用。竹片也有头青、二青等优劣之分,头青更具韧性和弹性,且纤维更细腻,用头

青制成的绢扇售价是二青的数倍。在制作绢扇前先把有薄厚不均的、长度不一致的、劣质的竹片挑选出去,然后每20片绑成一捆,以便使用。随后进入18道工序,每一步都不可马虎。

## 非遗印泥,可贵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人情往来

成立于1903年的上海西泠印社,历来以高档书画印泥闻名。它的潜泉印泥生产技艺被列为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记载,上海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吴隐与众多海上书画名家关系密切。以吴昌硕为例,1912年为西泠印社题写招牌,1915年题“潜泉”,1920年又为潜泉印泥题“印泥阐秘序”。在吴隐过世的第二年,为纪念吴隐的“吴隐遗迹”中,颂赞和怀念题字。早期的上海西泠印社,一方面生产印泥,另一方面用自己制造的印泥发展扩大手拓印谱和出版印学书籍,如“缶庐印存”“苦铁碎金”“西泠八家印谱”“秦汉古铜印谱”“通庵集古印存”和“印汇”等几十种。“西泠印社”四字,早在1935年以前就完成了商标注册。其生产的潜泉印泥被王国维、赵朴初、启功、周慧珺等一代又一代名家誉为“朱霞散彩,玉琢生辉”“印质古朴,当今独步”。

“中华老字号是中国商业的传统与文化精神的经典象征,其代表的中国商品、中国服务和中国品牌在过往数百年,是工艺与品质、匠心与创造的卓越体现。”主办方表示,上海老字号蕴含的精神气神,在今天依然值得大力学习。这也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建“品味上海”展览品牌的初衷——宣传上海历史、上海文化、上海品牌、上海故事。